

# 跬 · 步 · 集

2025.11

57 期

封面：杨斯琪



## 我们走过山海，也正在成为山海

儿时心底曾悄悄埋下一粒种子，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做一名编辑。谁知命运兜转，竟让我成了一位实打实的理科生。直到从雨薇师姐手中，郑重接过《跬步集》主编这一棒，才恍惚觉得，那粒埋藏多年的种子，竟在另一个春天发了芽。我深深感激这份交付。接下来的几个月，将由斯琪（我）、语鑫师弟和邓馨师妹为大家带来 00 后主编的跬步集。

转眼已在广州走过一轮完整的春夏秋冬。不知不觉间，我也从那个怯生生的师妹，成了别人口中的“师姐”。其实在师弟师妹们回来之前，我心里还一直把自己当作那个需要被指引的师妹。纵使学了一些本事，心里却总缺一份底气——不像师兄师姐们那般，对实验、仪器与科研从容笃定，游刃有余。我暗暗忐忑：我能带好他们吗？我能担起这份责任吗？

直到有一天，当我正耐心地给师弟师妹讲解某个实验步骤、演示某台仪器时，听见身后的师兄师姐轻声笑谈：“没想到斯琪也当师姐啦，还记得你刚来时怯生生的样子呢。”那一刻，我忽然怔住。原来在别人眼中，我早已不是那个需要庇护的身影。原来那些曾经觉得跨不过的坎、熬不过的难，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我一一走过。

于是想起一句“关关难过关关过”。每一次面对复杂数据的困惑，每一回仪器故障时的手足无措——这些曾经觉得难以逾越的关隘，都在时光的打磨中，成了我生命里的山海。

因此，在这一期的《跬步集》里，我悄悄加上了一个副标题：

“我们走过山海，也正在成为山海。”

“山海”两字的灵感来源于雪琳师妹的标题。是的，山一程，水一程。山一程，是层峦叠嶂的求索；水一程，是煎盐叠雪的历练。那些好的、坏的，顺利的、艰难的，痛苦的、幸福的，终将沉淀成我们生命的底色。……所有的一切，都不会白白经历。它们终将沉淀为我们生命的厚度，最终，我们自己也成了可以让人依靠和包容的山海。

主编：杨斯琪

## ● 碎碎念之你好广州，你好广州地化所

张宁



自收到斯琪师妹跬步集邀稿后，直到敲第一个字前，大脑都一片空白且碎片，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又好像其实也无话可说。点开往期稿件，细细品读下，惊觉大家都着实肚子里有点墨水，让我回想起了我的文字表达欲巅峰时期——我的高中。到如今，也不知是不是碎片化短视频刷多了导致脑子锈住了，很多纷杂想法经过脑子，脱口而出常常只有“哇”。惭愧！着实惭愧！但是今天既然来了，乱七八糟的表达也姑且可以算作是表达吧。

一眨眼，对，又是很经典的开头，一眨眼，我已经来到广州，来到广州地化所 3 个月了。这 3 个月中，我正在逐渐地、努力地适应和融入，但是有时候又会有一点感叹自己的心态和精力不再年轻。因为仍记得刚进入本科的第一年，热情地、精力充沛地奔跑并融入在海大校园里，看见谁都想上去认识，遇见什么事情都想上去掺一脚的场景。而后续进入兰大、进入广州地化所，我好像都花了稍微长的时间才觉适应且落到实地。但不管怎么说，回想起这段崭新历程最开始的 3 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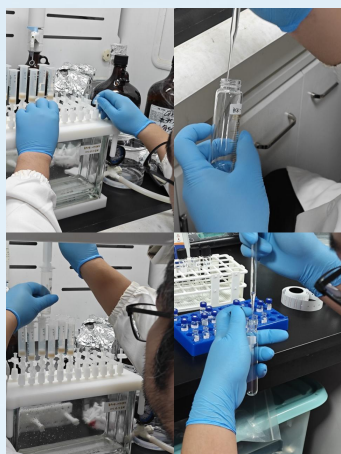


经历，也算是收获颇多。

然，记忆的最开始并非是3个月前，而是今年3月底从兰州飞过来广州进行博士招生考试。从记忆里扒拉出来一些词句来形容的话就是：新奇、忐忑、闷热、堵车、害怕碰见蟑螂，以及笔试题目中明明很熟悉细想却惊觉根本不知道具体解释含义的名词，还有跟时真老师、乐乐师姐、建初师兄去吃饭时时真老师跟我说广州的花很漂亮，紧接着就是4月底来复试时面试过程中磕磕巴巴令人尴尬到脚趾扣地的英文发挥。总而言之，经过一番手忙脚乱，在8月底，我正式踏入了广州这片土地。

进入研究所的第一感受就是好长的上坡路，跟我没有平地的本科学校很是相似。宿舍环境和饭堂伙食委实有点让人不适应，但是课题组的老师们和师兄师姐师弟们又委实让人喜欢，总的来说还是“喜”更多。刚来时恰逢张老师和赵老师国外出差，又因为我开学较晚没有赶上学科组大组会认识大家，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可以形容为“举目无亲”，唯有在社交软件频繁“骚扰”乐乐师姐以寻求慰藉。第一次跟老师们和大家伙儿正式接触还是在教师节前夕的晚宴上，当时就有一种“哇！继硕士毕业后我好像又幸运地加入了一个很好的课题组耶！大家都好好！”的感觉，感谢张老师和赵老师愿意接纳我进入课题组大家庭。

之后，在张老师和赵老师的引领以及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的指导帮助下，我就开始了课题组和实验室的一点点熟悉、实验操作的一点点学习。说实话，在硕士期间的模型模拟研究后，再突然去学习一些实验机理和操作多少会有些不适应，很是需要一番女娲补天的功夫，好在课题组的家人们都很好，只要我问到了必是倾囊相授。感谢何坤师兄带我熟悉实验室、感谢乐乐师姐教我OC/EC进样、感谢惟儒师姐教我称膜、感谢晓淞师弟和斯琪师妹教我实验基础规范操作、感谢少君师姐以过来人身份给我指点、感谢雨薇师姐和琳波师兄带我做实验并详细指导，感谢…（怎么像是写论文致谢）总之，这3个月里，我已经学会了索式抽提、旋蒸、氮吹、SPE、自动分液器、超声、润洗转移、配标加标、洗瓶子、包样、称膜等等，并将绝大部分操作都进行了实操演练并谨记其中关键注意事项。接下来就是再不断地进行深入学习以及上手熟悉并积累实验时长，以便从生手成为老手，期待早日独立进行真实样品实验。



琳波师兄带我做 OPEs 预实验



琳波师兄演示 LC-MS 操作



雨薇师姐带我做硅醇实验

行文至此，脑子里漂浮乱飞的想法好像已经抓不住更多并在键盘敲击声中转  
为文字了，所以今天的碎碎念就到这里吧。希望接下来的 3 年里，我能不负硕士  
恩师高宏老师及马建民老师的嘱咐，不负博士导师张干老师及赵时真老师的接纳。  
最后，很想跟大家分享些美丽的东西，但是又鉴于很久没拍照了，所以从手机里  
扒拉出来了两张有点久远的图片，与君共赏。



海大校园一角的樱花



兰大校园一角的雪景



## ● 一路往北走

### 邓馨

“北方的雨，冻得我发抖；南方的风，会不会吹得温柔？年少不曾去过的远方，多年以后，到了出发的路口……”收到雨薇师姐的邀稿时，《一路往南走》的旋律突然在我脑海中盘旋。那位 60 多岁的麦子阿姨，骑着电动三轮车揣着 5000 元积蓄南行追梦的故事突然清晰。2025 年 1 月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来北京已近半年，心里想的是：北方似乎并不常下雨，南方的春风确是如母亲的怀抱般亲柔。

这不过是我在北京偶尔想家时的牢骚之语罢了。南方的风纵然缠绵，北方那爽朗的风、凛冽的雨、鎏金的秋、素白的冬，都是那么新鲜，在我记忆里扎了根。

在北京读书一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程是在 24 年的国庆假期。我与同门赵航毅、两位同样因旅行而相识的国科大朋友、一位因此行结缘的北漂女孩，六人租了辆 7 座的别克 GL8，一路往北走，开启了六天六夜的行程。

9 月 30 日傍晚，北京还带着些许暖意，我穿着一件普通卫衣，行李里却塞满了御寒装备：新买的羽绒服、棉手套、毛帽子、毛毯、暖宝宝、加绒衣裤，还有我特意添置的毛靴（看似有些过于重视，实际上每一件保暖物品都派上了用场）。在三食堂二楼草草吃了一顿晚饭后，我们就出发了。

车窗外的路灯织成金色光带，渐渐被浓稠的黑夜吞噬。驶入锡林盟地界不久，窗外突然飘起了“小雨”，车里正播放着赵雷的《鼓楼》。我偶然一看，那些“雨珠”凝在玻璃上不肯往下汇聚，不禁大叫起来“啊！是雪！不对，好像是冰雹！”车里的人都兴奋了起来，“什么？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我们将车泊在了最近的加油站，我下车后伸手去接，细碎的冰粒落在掌心微凉，借着车灯定格住了北国给予我的第一份惊喜。

因着还要继续往北走，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甚至拿出手机看了 10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直播，并截图留恋。早餐是在酒店附近随意找了一家吃的，

饼状的油条与南方长条样式有很大差异，却让我回想起了在云南香格里拉吃的油饼，是一样的美味。可惜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再吃到同样滋味。

驶离锡林浩特市区，草原在眼前铺展开来。黝黑的柏油路将大地劈成两半，两侧秋草漫向天际，牛羊似撒在绿毯上的黑白棋子。车速忽然放缓——一群黄牛正慢悠悠地横穿公路，我们摇下车窗拍照，牛毛上的晨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沿着 331 国道继续行驶，我们轮流掌控方向盘，其余人便窝在后座玩攒蛋与斗地主。进入阿二线后，手机信号渐弱，一侧是茂密的白桦林，一侧是陡峭的山壁，我们已经进入了中蒙边境线，这一段路没有加油点，开到后半程时油表已经亮了红灯。我们在车内举起手机，试图捕捉信号搜索最近的加油站还有多远；负责开车的同学车龄多年，是一名老司机，她尽可能匀速行驶，并利用下坡减少耗油。万幸我们在油量告罄前抵达了加油站，加完油后将车停在附近，我们去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铁锅炖大鹅。



内蒙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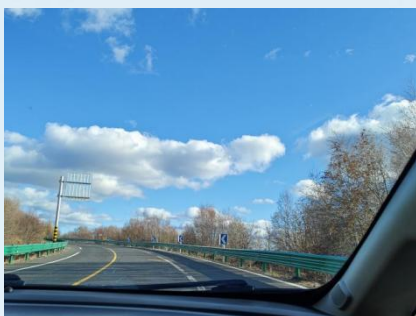
我们租的别克 GL8



路过黄牛的大头照

深夜才抵达阿尔山附近，我开着车驶过蜿蜒山道，终于抵达了不冻河山庄，这一块是离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最近的居住区之一，夜空缀满繁星。洗漱过后，我虽然满身疲惫，却毫无睡意。我下床走到房间外的院子里，却看到朋友已经架起了支架，准备蹲守银河。我迅速回到房间掏出我的三脚架和相机，向他们请教应该怎样拍摄星空。数小时后，我裹着满身寒气，与 10 月 2 日凌晨阿尔山的星空进入梦乡。





内蒙公路



我与阿尔山的星空

本想去看看天池的晨雾，我们起得很早，却在蓝房子附近被路边停满的车所阻止，想去蓝房子打卡的心也被遍山的游客所劝退。我们索性跟着大部队继续行驶，遇着心动的景色便停下来欣赏。一条河流蜿蜒穿梭于大地之上，在碧空上漾着湛蓝波光；河岸草木染着深浅不一的枯黄，树木或挺拔或枝干虬曲；远处是连绵的山丘，山坡上覆盖着树林，部分树叶依然泛黄，在阳光下闪耀着；偶有几头黄牛在河边低头饮水，秋日的苍凉与天地的雄浑交织。



阿尔山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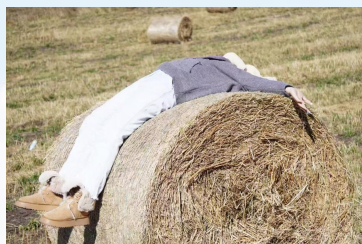
我们与阿尔山

晚上住进了阿尔山小镇，我们将车停在宾馆，步行着成为小镇夜景的一部分。此时的小镇还正热闹，霓虹灯闪烁，比不冻河的星空多了份人间烟火。这里的建筑已经有了些俄蒙特色，我们不禁期待起了明天的旅程。

一路向北。途中我们不禁被公路旁的草垛子所吸引。深褐色的草垛散落在草



原各处，偶遇一片扎堆的草垛群，我们便在路边停下了车，去打卡这一内蒙草原的特色。又是开到了晚上才抵达新的站点-满洲里。傍晚的满洲里将我们从旷野拉进了童话世界，俄式建筑的洋葱顶闪着金光，套娃广场的巨型雕塑在暮色里像彩色的积木。实在是太多人排队了——我们从大众点评排名第一的餐厅一步步退至第四的餐厅，才在短时间内吃上晚饭。我们点了俄式烤盘肠、俄罗斯红菜汤、俄罗斯羊肉大串等特色食物，吃完不禁感慨“中国人，中国胃”（如今回想，只记得价格不菲了）。次日清晨，我们直奔中俄边界碑，举着国旗合影。眼前可以遥望到俄罗斯建筑，身后是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我的心里既装着来到“北方的北方”的新奇，更多的是油然而生地自豪。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购置特产，俄蒙特色超市里，紫皮糖堆成小山，巧克力的包装印着看不懂的文字，我买了些饼干、巧克力与酸奶，还给南方的亲朋好友打了视频电话。很方便的是，超市出口便有快递点，想来同我们一样的旅人不在少数。



草垛子



满洲里国门景区



当天下午便开始回程，吃货们特意在回程路线上加了一个齐齐哈尔点，穿越 659 公里，我们来不及先回酒店放置行李，便奔向了早已看好的烤肉店，铁盘上的牛肉滋滋冒油，蘸着干料塞进嘴里，肉香在舌尖上炸开。只来得及吃一顿烤肉，因为我们还将乌兰布统、热阿线与达达线塞进了行程。

作为“中国北疆风景大道”的热阿-达达线名不虚传。我们时而乘车穿越这片秋原，时而下车融入这片旷野。公路如一条黑色的绸带，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两边山丘起伏，坡上草色黄绿相间，远处的山林色泽深浅不一。我站在山丘的高处，躺在草垛子的上方，奔跑在自由的草原——头顶是流云漫过的蓝天，脚下是养育生灵的草原，此时的风，格外温柔。



热阿-达达线途中所摄

回程路上格外从容，我们跟着导航一路往南走，却在晚间不经意闯入一处无名景区，这里没有游客，只有茂密的白桦林与缀满星辰的夜空。我们临时起意停下了车，仰望星空，拍摄了一张合影。



我们与星空

北方的风无论凛冽或温柔，它将我们的故事吹进了心里。向北的旅程已经结束，我也带着北国的气息回到南方，开始新的旅程。



# ● 风起雁栖，步履不停

## 赵航毅

叮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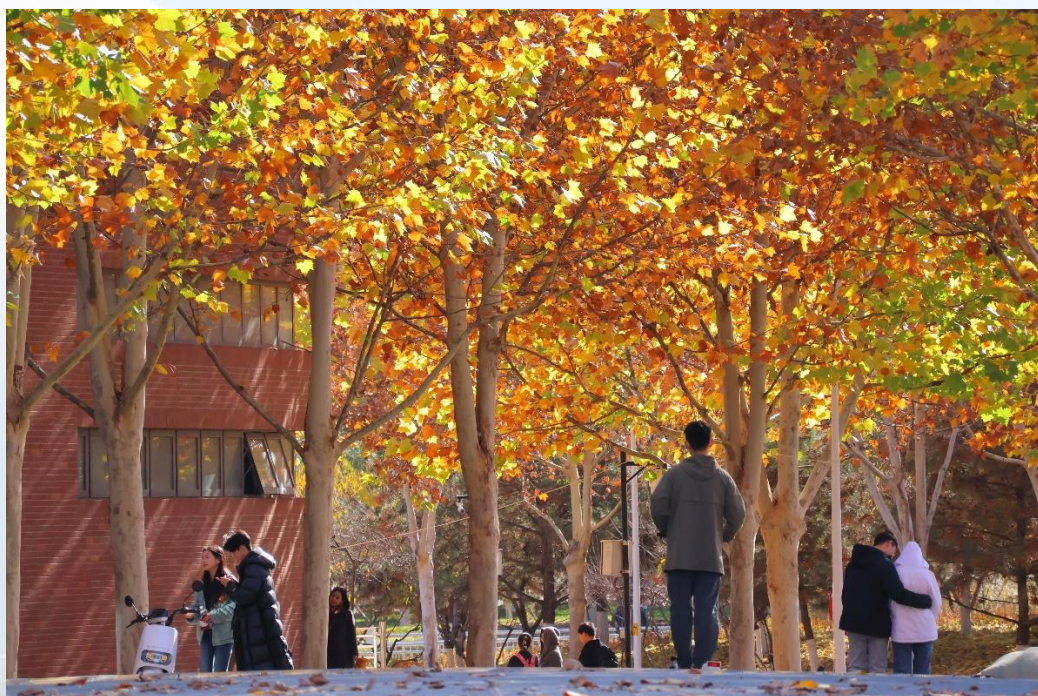
“今年第6号台风“韦帕”将于19日凌晨至上午移入南海，20-21日正面袭击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请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和相关信息，提前做好防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习惯了凉爽干燥的家乡，看到手机上的消息提醒和窗外好似先遣部队一般的暴雨不由得感到一丝惶恐。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结束雁栖湖一年东奔西走赶着上课的日子，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刚刚有幸加入“优秀家园”的大家庭之时常常在闲暇之余去看往期的跬步集，读至精彩之处常常会心一笑，大家严谨的科研分享与轻松的随笔常让我心神往之。这次还没等回到所里报道，便收到主编（师姐）雨薇的邀请，让我这个尚未与大家见面的小师弟在这里与大家提前打个招呼。

来国科大报道的第二天，我就拎着相机出门探索“新世界”北京正值盛夏，苍翠的叶子衬着刚从土里钻出的小小的五颜六色的小花。走到西区，天空下起了小雨，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美好的夏天。来到后山观景台的入口，被安保人员拦下，原来需要团体预约且提前申请，我无奈拐向另一个岔路，回来的时候看到保安亭空无一人，经过短暂的程序化的纠结，我猫着腰，小跑着拐上了那条原本失之交臂的上山的小路。去往观景台的路并不崎岖，像是景区常规的木质楼梯，路边还有供行人休憩的长椅。大概十几分钟，我就走到了观景台的最高处，右边是波光粼粼的雁栖湖，左边便是连绵的山脉，还依稀看到山腰上蜿蜒的野长城。湖光山色之间，便是国科大的校区了，于是我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





史铁生曾在《我与地坛》中这样描写地坛的秋天“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  
如此看来，国科大校园的秋天也不遑多让。



北京的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萧瑟的秋风只给人以凉意却并不刺骨，叶子  
仿佛一夜之间挂上鎏金，变得摇摇欲坠。霎时碎金漫天，黄叶簌簌铺满小路，金  
黄的银杏叶从枝头飘落到地上，从窗户望去就是满眼的金黄，走在上面“咔嚓咔嚓



嚓”的脆响，此时再搭配“落叶缓扫”的标识，就显得更抚人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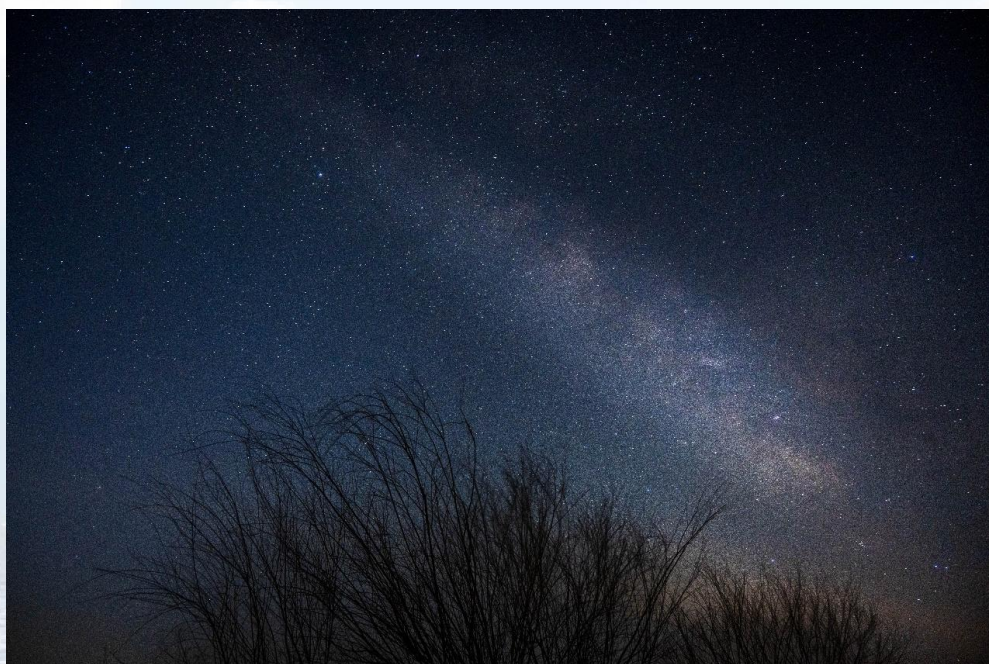


在北京的集中教学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 25 年的春天，我一边在各种 pre、结课论文和期末考试中奔走，一边想着春色正好，便又扛着我的“康子”跑到了玉渊潭，凑一凑这樱花季的热闹。一迈进公园大门，就看到一片浪潮，并非粉色的樱花大潮，而是人潮，散落在地的樱花瓣在人们杂乱的脚印之下显得尤其可怜。无心留恋路边摇曳生姿的粉色或白色小花，在人群的推进之下，我被迫走到湖边，这才勉强出了一口气。坐在湖边的台阶上歇息，几个小孩在湖边的石头上蹦蹦跳跳，好像是在寻找着蜗牛，身后老人亦步亦趋地跟随，拽着衣服角，生怕孩子失足掉进湖里喂了鱼。我抬头看去，一枝白色的樱花探出枝头，在天蓝色的天空之下，衬得尤其明亮。





总的来说，雁栖湖的一年生活于我而言是快乐的，虽然开学看着题目全然没有接触过的专业课很是头疼，但是从一个环境小白到慢慢理解老师课堂上所讲的一个又一个专业名词，从结课论文和期末闭卷考试通过的有惊无险，起码自己也不算是两眼一抹黑了。除了课程之外，阿尔山的秋色、香格里拉的雪山峡谷、库布齐沙漠的星空都是我一年生活中明亮的点缀。



好像人生总是这样，像是爬山过程的峰回路转，你永远不知道转过弯来的下



一段阶梯是长是短。当然一般面对长的阶梯，我还是会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往上爬。在张老师的安排下，初来乍到的小白就要过一把出海瘾了，在出发回所的前夕，我写下这篇稿子，刚好夏季学期选修了《苏轼作品导读》那就借用一首苏轼的诗歌祝我们出航顺利，采样大吉！

###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 ● 跨越山海：我的读研成长记

### 任雪琳

怀揣着对地球科学的无限遐想，我踏上了从讲台到实验室的跨越之旅。本科时手持粉笔描绘山川轮廓的地理生，如今在实验室里与微米级的碳颗粒朝夕相对。这段跨越学科与地域的求学经历，像是一场奇妙的时空折叠。读研的这一年，许多的力量不断推着我前进，成为更好的人，感谢斯琪师姐的邀稿，让我有机会好好回顾这一年的变化。



#### 雁栖湖篇：在学术殿堂里破茧

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的一年，像是淬火成钢的集中锻造。在这里你会感觉自然的美景和思维的乐趣在这里同频共振。这里，不仅仅是离科学最近的地方！白



天，湖光山色滋养眼睛和心灵；夜晚，浩瀚星空与探索未知的科学梦想交相辉映。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告诉你：做科研可以很苦，但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出一种深沉而浪漫的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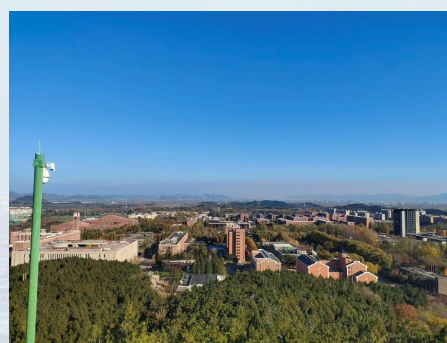
研一刚到雁栖湖时，我就像个误入学术迷宫的旅人。作为跨专业学生，我面临着知识体系的断裂重组。从师范教育的“如何教”到科研训练的“如何研”，从宏观的地理现象到微观的地球化学过程，我需要补上的不仅是专业课程，更是科研思维的建构。种种的生活和学习上的转变，也曾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好在这里的一切也足以治愈我的脆弱，在这里，我收获了眼界、收获了成长、也收获了不一样的自己。

难忘的还有北京生活的独特馈赠。周末时，会约着好友骑着单车环绕雁栖湖骑行，凉风夹杂着湖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再往深处骑便可以到达西山脚下，北京的秋色自然不用宣传，同样秋季的西山再美不过了，沿途的枫叶和红色的廊道相互映衬，缓解了爬山的疲惫。周末的西山经常挤满了人，大家都把烦恼抛在脑后，带着家人朋友，在这片被誉为“京郊小瑞士”的天地里尽情放松。登上最高的观景台，便可俯瞰到雁栖湖的全貌，运气好遇到天气晴朗时，一切美景都能尽收眼底。除了西山观景台之外，密云水库和国科大观景台同样能让我们大饱眼福，密云水库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而国科大观景台则是“秘密基地”，小爬十分钟，登上观景台就能看见校园全貌，那些红砖教学楼在夕阳下美得不像话。

湖里的日子转瞬即逝，如今想起也是弥足珍贵的，这里是我科研道路的入门之处，也是人生新阶段的转折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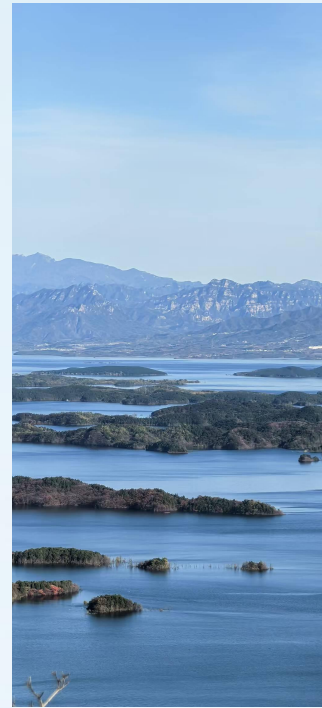
西山步道观景台



国科大观景台



雁栖湖骑行



密云水库

### 回所篇：在实验台前追寻碳足迹

实验室的通风橱还在低鸣，空调出风口送来的凉意勉强压住暑气，实验室里穿着实验服的师兄师姐都在忙碌着各自的实验，现在的我处于他们之中，貌似看起来不再那么的青涩，然而这也让我的思绪回到两个月前……

今年八月，我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广州，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迎接我的是扑面而来的水汽和我未曾见过的如此之急的倾盆大雨，这远比山西的三伏天让人难受。

最让我不适应的远不是广州的气候。由于刚刚转来新的课题组，接手了新的课题。一个连 BPCA 是什么的小白，就这样跟着师姐人生第一次跨入了实验室，也意识到从理论学习到实验科学的转变并不轻松——是开始认识实验室的基础设备、是最初连实验室器皿的清洗都要重新学起、是第一次加液体时候的紧张手抖、是对实验的恐惧……而这些困难都在日夜的坚持和晓飞师姐的耐心教导下不断克服，在实验中的各种问题与解决和数据波动的焦虑与欣喜中，我慢慢找到了科研的节奏，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也游刃有余。还记得张老师第一次给新生开会时说到，成为一名专业的实验人员至少要在实验室待够 800 个小时，



而我还远不及此，大概估算也只是一半而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科研是没有捷径的，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有得到成果的可能。



凌晨三点的实验室



地化所椰树

岭南的科研生活别有韵味。当北国飘雪时，我们还在实验室里穿着短袖忙碌。还没来得及领略广州的自然和人文风光，但实验室楼上几株终年常开的三角梅和粉紫色的天空，已经让我这个北方人感受到了南方特有的浪漫。

如果说北京的一年赋予我学术的骨架与视野，那么广州的历练则为我填充了科研的血肉与温度。这段仍在继续的旅程告诉我：真正的成长，是怀着对知识的好奇跨越山海，在每一个看似微小的领域里，发现与广阔世界相连的无限可能。

## ● “大五”一年

### 张语鑫

非常感谢雨薇师姐的邀稿，让我有机会在《跬步集》记录在北京一年的学习生活。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研一即“大五”。

“AUV，要进京当京爷喽！”自从知道我研一在北京上课之后，朋友的调侃接踵而至。伴随着 24 年在蓉城的最后一次麻将，“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或许还有昨晚输的那场麻将）”在飞机靠窗座位响起，原来是时候告别了。

“遇见国科大，遇见未来不可思议的自己”、“穿越人海为科学而来”……红色条幅应接不暇，尽管已经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了 n 遍国科大，身处其中又是不一样的感受，心想“这就是离科学最近的地方吗？一年后我能在这里收获什么呢？”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始了与国科大的美妙邂逅。

没想到来北京的第一道难关竟然是饮食。“出师未捷胃先死，常使川汉泪满巾”，“遇得到哦，这食堂也太难吃了嘛，还没我炒的好吃”这是第一口下肚的吐槽。实话实说，作为四川耙耳朵，从小就被父亲熏陶的我会炒回锅肉、仔姜牛肉丝、干煸鳝鱼、鲜椒兔、葱葱鲫鱼、小煎排骨……三食堂二楼师傅的大锅菜真还没我炒的好吃。“肉丝没有颜色，一看就没有用豆瓣酱；炒青菜不加蒜蓉，干辣椒段也没有，一点都不香；鱼香肉丝怎么连木耳都没有……”边吃边想到。好不容易近三个小时的通勤去市里品尝老北京铜锅涮肉，竟被告知“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有麻酱”，四川人听到这一句天都塌了，没有香油辣椒碟，好比贵州人吃炸土豆不放折耳根，哪还有灵魂可言！每次和室友去赶禹河、光织谷大集，也都是大肆采买水果，弥补在学校受损的胃口。（但是去北京一年竟然没有瘦下来！！！这太令我费解了，难道是因为疯狂星期四 KFC 吃太多了？）





干煸鳝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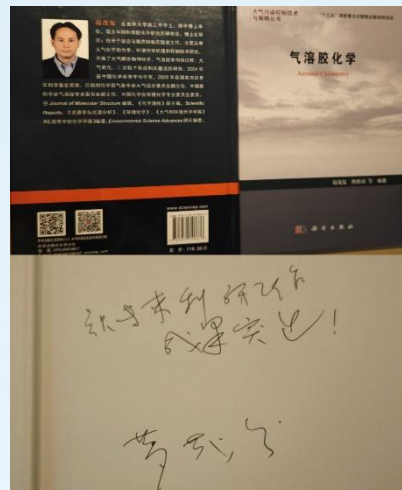


红椒肉丝、芹菜牛肉、炒空心菜

美食虽少，但“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云集亦是国科大的“招牌菜”之一。印象最深的是彭平安、蔡亚歧和何诗田三位老师。彭老师教授有机地球化学课程，每次都不远千里从广州来到北京上课，虽年过花甲，但上课中气十足，授课娓娓道来、条理清晰，课程答辩时对每位同学的内容都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是一位博学、有耐心、宽容的好老师。蔡老师教授现代环境分析课程，主讲色谱分析部分，带着一口浓重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非常有辨识度，授课从不照本宣科，都是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授课，结合他独特的口音，非常有趣。讲课时还常夹带一些人生哲理，能够带来一些思考与感悟。何诗田老师是一位青年教师，教授戏曲理论与实践课程，讲完戏曲知识后，马上带我们体验各种戏曲文化，例如戏曲道具使用、化妆实操、现场观摩、组织开展戏曲文化节.....是非常有活力、执行力的一位老师。还有其他很多老师都很好，葛茂发老师（葛老师上课看我笑得很开心，还送了他编写的一本《气溶胶化学》给我（偷笑））、罗非老师（上课教我们用蓍草占卜法算卦）、郑明辉老师、彭汉勇老师.....都让我在国科大这一年学到了很多知识。其次还学会了蛙泳这项技能，以后终于能在泳池不学狗刨了。



何诗田老师正在教学戏曲动作



葛老师送的《气溶胶化学》和寄语

学习之余，当然也不能忘了 happy。来到北京之后发现风景特别的好，喜欢上了闲逛和摄影。在一次和滴滴师傅聊天的过程中偶然知道了免费爬慕田峪长城的办法，“沿着北沟村的一条路走，就会走到慕田峪长城的一个豁口，就能登上去了”。而实际上从那条路去的是箭扣长城，到的是慕田峪长城的终点。误打误撞登上了箭扣，从牛角边直达正北楼，独揽长城一绝，与城市中心的 CBD 交相辉映，古今连绵，好不壮观。登上过后不由得想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一段“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爬山如此，人生亦是如此，志坚、力足、不怠、物相之，才能不断攀登，见识到不一样的风景。



正北楼景色



北国的秋景是一绝，初中读郁达夫《故都的秋》感触不深，但一见北京又好似在脑子里活了过来，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北京的秋天是热烈的、盛放的，红得层林尽染、黄得肆意奔放；而四川的秋天似乎只是在秋风中慢慢过去，让人感受不到太多的物候变化，待回过神时，不由感叹一句“寒冬已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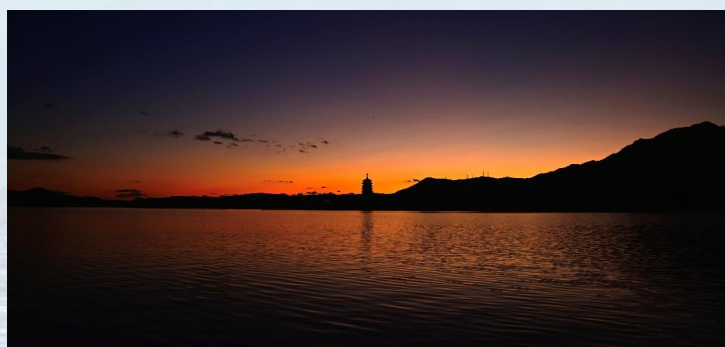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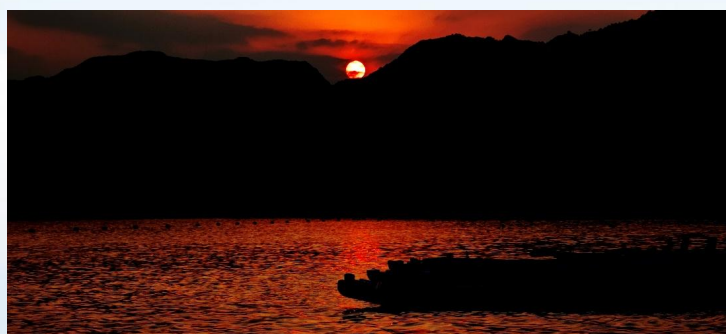


密云水库一角



秋季某树

四季轮转不休，竟很快就到了又说再见之时。离湖之前，傍晚时分很喜欢去雁栖湖水库大坝，看日落、看黄昏、看云散，看天空是如何一点点晦暗，看灯火是如何一点点照亮，看晚星是如何一粒粒升起，伴随着水声、鸟鸣声、谈话声……风渐起，初夏湖边的晚风带有一丝凉意，但吹来的又好像是炎热的盛夏。



雁栖湖日落